



林子全書

三

三

林子

三教無遮大會

門人袁希朱校正

洪生問釋氏無遮大會之義。林子曰：余委不知釋氏無遮之義。余請言余之所以爲教者。而不知謂之三氏之無遮可乎。余每以三氏爲教。而其教人也。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老者壯者少者。智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而諸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其爲教也。始之以立本。旣之以入門。終之以極。

則。或語之以上。而所謂出世間法也。或語之
以下。而所謂世間法也。或最上一乘。或上乘。
或中乘。下乘。多方以教之矣。而又不凌節而
施焉者。蓋欲將以斯世斯人。而悉歸於道化
之中。儒而孔子之道。而老子之。釋而釋迦之。
而又不名儒。而又不名道。而又不名釋。合而
一之。渾渾然以復還太古之初者。此余之教。
余之心也。余以是心而設教也。二十有餘歲
矣。然亦不免驚駭時人之耳目。故余之教有
所未明。而余之心有所未盡也。洪生喜曰。天
至大也。而無所不覆。地至廣也。而無所不載。
而夫子之所謂無遮大會者。不謂之配天配
地。而廣且大者乎。然而孔子亦有無遮大會
歟。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
子無遮大會之心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孔子無遮大會之志也。故其之魯之
齊。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亦以明其志於春秋
之時。使天下萬世。悉皆包羅於我天地覆載

之中而無外矣。洪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孔子之會。不惟無遮於春秋之時，亦且無遮於萬世天下矣。其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儒門所謂無遮之一大會耶？今專爲儒門設一大會，令人不驚不駭如何？林子曰：子之言善矣。然必曰：儒門便不廣大，便不無遮，是亦偏安於儒門之一隅爾。謂之則天之大可乎？謂之莫不尊親可乎？書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夫山川鬼神鳥獸魚鼈亦無所遮如此，而况人乎？儒者亦有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惟人哉？而此心且無遮於萬物矣。豈惟物哉？而此心且無遮於天地矣。豈惟天地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此心亦且無遮於六合之外矣。釋氏之書有曰：徧大地是箇法王身，惟其大地也，卽是我之身。故其萬物也而皆備於我矣。由是觀之，宇宙之內，天地之間，皆我之身也，皆我之身，則皆我之氣也。故

堯舜太和元氣。自能流行於宇宙之內。而孔孟浩然之氣。自能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此其盛也。而無遮大會。特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以教天下萬世。俾其有所遵而守之爾。此無遮大會之義。告朔之存羊也。洪生曰。敢問無遮大會之真實義。林子曰。而所謂真實義者。亦惟在於心爾。苟不迹以示之。則其心亦有不可得而見矣。於是而徧諸天下。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會而語之。以儒之所以爲儒。而儒則未始儒也。道之所以爲道。而道則未始道也。釋之所以爲釋。而釋則未始釋也。語之以立本末也。而申之以入門。語之以入門。未也。而申之以極則。日而語之。而繼之以月。月而語之。而繼之以年。年而語之。至死乃已。又如孔子之周流侯國。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豈其儒也。無有乎孔子。道也。無有乎老子。釋也。無有乎釋迦。出乎其間者哉。借言無有孔子老子。

釋迦出乎其間焉。則亦足以俾孔子老子釋
迦之道得以倡明於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與
知之。人人得而與能之。而若是乎其大者。蓋
亦不過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俾其有所遵而
守之者爾。洪生曰。其如弗尊弗信。而人之我
遮何哉。林子曰。夫弗尊固弗信矣。而人之弗
信者。則當知是人之自絕以遮乎我。而非我
有所峻而絕之以遮乎人也。然事有待於尊
而人信之。則人有得而遮之。無待於尊而人
信之。則人無得而遮之。若前所云徧大地是
我法王身。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而太和元氣
於此而流行。而浩然之氣於此而充塞。山川
得而限之乎。民物得而違之乎。知此則知無
遮大會。非徒會之以迹。而亦且會之以心。又
豈在於尊之而後信者哉。故以其迹之有限
言之。能會於會之所及。而不能會於會之所
不及。以其心之無窮言之。不惟能會於會之
所及。亦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夫且能會於

會之所不及矣。則迹惡得而限之。而人惡得而遮之者耶。夫既如是矣。則所謂無遮大會者。直以心運之。不亦可乎。而奚以迹爲哉。林子曰。又焉可以盡棄其迹。而專事於心耶。蓋心之所以能盡者。固有出於迹之外矣。殊不知迹之所在。心之所存也。故迹以寄之。雖曰顯而易見也。而人之得於觀感者。斯得而興起之矣。心以運之。雖曰微而難知也。而人之得於默契者。有不知爲之者矣。余於是而知有其迹而無其心。君子謂之徒法。則將何者。可以爲運用之妙。有其心而無其迹。君子謂之徒善。則將何者。可以爲象教之瞻。二者並兼而有之。寔所以相濟而相成也。洪生又問大地法身之言。不亦異乎。林子曰。不足異也。儒者亦有言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以大地法身之言之。足異矣。而曰天下爲一身也。不亦異乎。惟其以天下爲一身也。而天下之大。特在我一身之內。方寸之間。爾舉心動念。

其運至速。此感彼應。其機甚微。而古先聖王之所以風動四方。而廣運於無外者。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故干羽舞矣。而有苗格。簫韶成矣。而鳳凰儀。此蓋不過以吾一身之運用。而是氣之相爲感通者爾。余今復與汝而申言之。設言盡四海之內。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則曰未可以爲大也。又設言盡四海之外。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亦曰未可以爲大也。此皆有迹而會。而會於會之所及也。故必會於不會。不會而會。精神之所潛通。氣機之所感召。而諸凡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吾身也。皆吾身。則皆吾氣也。皆吾氣。則皆吾虛也。而無復有能外於我之身。以爲身。外於我之氣。以爲氣。外於我之虛。以爲虛者。鼓而舞之。而動而變而化。其誰爲之。蓋有不可得而知矣。洪生曰。夫子之言至矣。然亦何修而可以至此耶。林子曰。汝獨不聞所謂神

不可以致思者哉。夫神且不可以致思矣。而况於虛空之體。不神而神。而猶有待於修之功。有作而有爲。與且釋迦之釋。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釋迦也。以人之性本寂定故也。老子之道。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老子也。以人之性本清靜故也。孔子之儒。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孔子也。以人之性本時中故也。由是觀之。則知釋迦老子孔子。初無遮於天下萬世。而其所所以潛通之。所以感召之者。蓋真有所知所以爲之。而無所與吾力焉。而天下萬世。亦初無遮於釋迦老子孔子。而所以鼓舞之。所以變化之者。蓋真有所知所以爲之。而無所與吾力焉。夫苟有以知之者。則必有以爲之也。有知有爲。是亦不免有藉乎力。而涉於迹。而謂之無聲無臭之至。聖神功化之極者。未也。然必至此。而後方可謂之無遮大會之真實義矣。

百六
有必無之也。有映有為。吳亦不與。有謂半也
之。而無所與。吾曰。焉。夫。有必映之。皆。限必
楚。無之。所。以。變。出。之。者。蓋。真。有。不。映。所。以。為
不。萬。世。亦。所。無。盡。其。難。也。子。子。子。而。所。以
真。有。不。映。所。以。為。之。而。無。所。與。吾。曰。焉。而。天
下。萬。世。而。其。所。以。為。之。所。以。為。之。者。蓋

林子分內集分摘便覽自序

子谷子龍江兆恩

余生平所著三教書。昔余曾
標之曰三教分內集。而又曰
歸儒宗孔。非非三教者。豈不
以儒不孔子。道不黃帝老子。

釋不釋迦。故以三教者流之。非而非之。而歸儒。而宗孔也。夫曰歸儒。曰宗孔。曰非非三教。是亦足矣。而必曰三教分內集者。匪他也。論語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皆宇宙內事。是皆吾人分內事也。豈非聖人所以盡人而持載之。而覆轉之。而無遺人邪。尚書曰。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亦皆宇宙內事。是亦皆吾人

分內事也。豈非聖人所以盡物而持載之。而覆幬之。而無遺物邪。故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若道釋者流。亦人爾。乃獨無分於至治之咸若。配天之尊親者。何與。逃墨逃楊。歸而斯受。而旣。蓋且招。殆非聖人。昊天之心之大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聖人亦一昊天也。而尚書之咸若。中庸之尊親。不謂之盡物。而况於楊墨道釋者流。而

為斯人之徒者乎。此余三教分內集之所由作也。余每病所著三教書。似為太繁。乃命陳生大道。分摘其要。抑亦以便於人之觀覽云。

又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為教。或人愕然異之。來見林子。林子曰。汝無異也。汝知汝之心。本自廣大。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之者乎。汝今尚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

為異也。或人乃問何者為性。何以能見性也。願夫子明言之。以教我。也。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氏之知性也。今汝未能盡心。安能知性。未能明心。安能見性。余昔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非智能知。見性。性見。非眼能見。夫既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矣。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汝今且依余所授。盡心明心要法。勤而行之。久則自當有悟入處。既

有悟入。便有真知。既有悟入。便有真見。真知無知。無知者。知名為性知。真見無見。無見者。見名為性見。無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既曰自悟。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悟自度。機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度量。如是而悟。非

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度。

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

度。正覺正度。余將何言。余將

何以教汝也。此言性。而附錄

之。後者。蓋自度以度。而為性之盡也。

又

或以林子修性之旨。既聞命

矣。敢問所以修命。林子曰。修

命必本於修性。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若或徒知所以

盡性。而不知所以至命。雖有

慧悟。終落空無。故孔子之不

惑。孔子之盡性也。我而能盡
性焉。而人物天地之性。亦皆
在我矣。故以我之性。而人之
物之。而人物之性。有不自我
而盡乎。以我之性。而天之地
之。而天地之性。有不自我而
盡乎。孔子之知天命。孔子之
至命也。我而能致中焉。而天
地萬物之命。亦皆在我矣。以
天地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
有不自我而位乎。以萬物之
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自

我而育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言天。卽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故天則自然。有是命而命則自然。有是性也。夫孟子曰。知者何也。知也者。知之也。知天地之化育之知也。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曰知曰作。其義一也。猶今所云知府事。知縣事。非徒曰知之也。若也未能

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盡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然心即性也。釋氏有言曰。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故夭壽之不貳其心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性。修身以俟之。以立命。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天。夫夭壽不貳。固不以形骸而貳其心矣。而脩身之功。其義將何取焉。身也者。身也。體也。

乾為首。坤為腹。腹亦體也。坤曰正位居體。鼎曰正位凝命。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亦曰立天下之正位。惟此正位也。以言乎其大。則足以包羅乎天地而無外。故謂之廣居。而大道從此出矣。老子所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正位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謂之生門死戶。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

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若不
知此意。則未有不隨死而亡
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
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反
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
生。釋氏所以不死者。即尚書
所謂考終命。而形骸非所論
也。故君子曰終。蓋言終之而
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而孔
子朝聞夕死之言。正此意也。
又不觀之圓覺經乎。圓覺經

曰。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以
成金。不重為鑛。經無窮時。金
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
如來圓覺。亦復如是。而後世
修命之士。有不認鑛以為金
也。亦寡矣。余昔所論著元神
實義。有所謂重立性命再造
乾坤者。非他也。乃所以銷鑛
以為金也。故修命之士。惟當
在於氣穴。圖之。老子所謂深
根固蒂也。然兩石相擊。而火
生焉。兩精相搏。而神應焉。蓋

我之精氣。包藏於氣穴之中。
若我能以我之所相搏之神。
凝而入之於氣穴之中焉。殆
所謂立天下之正位。以居體
而凝命也。昔者孔子嘗言仁。
宋儒所謂杏仁桃仁者是也。
蓋菓核中之有兩片者。一陰
一陽之道也。而其尖處之幾
希者。仁也。繼之者善也。故殆
而坎離交。以胎陰也。而得其
陰之。所以為陰者。豈非從父
母形化中來。一點之幾希乎。

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親之所生。而為孝子矣。既而天人合。以胎陽也。而得其陰之。所以為陽者。豈非從天地氣化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天之所賦。而為仁人矣。又既而二陽偶。亦以胎陽也。而得其陽之。所以為陽者。豈非從冲漠無朕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露我全真。以與太虛同體。

矣。夫既露我全真。以與太虛
同體矣。則命自我立。而所謂
我命由我不由天者。非虛言
也。古人有言曰。鍊精化氣。鍊
氣化神。鍊神還虛。夫以精氣
神而鍊之。以還虛焉。則精為
元精。未始精而能生精者也。
氣為元氣。未始氣而能生氣
者也。神為元神。未始神而能
生神者也。天地有壞。這箇不
壞。蓋以其不依形而生。而無
可死之道也。若不先之以見

性。而即曰我能修命。則余不

能知之矣。此言命而附錄於分內集言性之後

者。蓋脩性兼脩命。而為學之全也。

萬曆歲戊子穀日七十二叟

兆恩

信而捐主廉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王應濂
林用霖
命梓

心聖教言

林子曰。心其一聖人乎。

或問心。林子曰。聖人是也。又問聖人。林子曰。

心是也。心之本虛靈能知覺者。聖人也。

林子曰。神明不測者。心也。聖人也。變化無方

者。心也。聖人也。

林子曰。渾然在中者。渾然一聖人也。粹然至善者。粹然一聖人也。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為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己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而必為之者。上知之所以為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而不為之者。下愚之所以為下愚也。

林子曰。終知聖人之可為。終覺聖人之可為。而為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為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為。雖覺聖人

之可為而不為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為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為難也。為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為之者。之為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為之者。之為難也。為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為之。必要其成者。之為難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無所不知者也。聖人之覺。無所不覺者也。聖人之知。非以知人之所不能知。以為知也。聖人之覺。非以覺人之所不能覺。以為覺也。聖人之知。為能知人之所共知。而克之。至於無所不知也。聖人之覺。為能覺人之所共覺。而克之。至於無所不覺也。程子曰。克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者。擴而克之也。無所往而不為仁。無所往而不為義者。克之。而至於盡也。故即其善端之發。

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克其善端之極致者。純其心以為聖人也。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克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脩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克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克之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克之。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克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克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幹旋乎天地。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克之足以包羅乎四海。足以包羅乎天地者。心之全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夫人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而必曰聖人之心者。何也。惟聖人為能克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心其可得而見乎。心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見乎。心不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可得而言乎。心可得而言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言乎。心不可得而言者。非心也。故謂心可得而言之。則心亦可得而見之。而其所可見者。果何心也。謂心不可得而言之。則心亦不可得而見之。既不見心。又安識心。

程子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以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為太極也。可乎哉。

或問心即是聖人矣。何其聖人之不多見也。林子曰。常人屈於物欲。而不識心也。學者溺

於所聞而不識心也。既不識心。又安能聖。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
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
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者一也。誠也。寂然不
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所
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歟。而曰叩
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
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之義也。故既即
其動於天理。而為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
心也。而其所以為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
復即其動於人欲。而為惡之端者。反以叩之。
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為惡之端者。從何而潛
萌乎。反復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
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為學者趨
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
心也。夜氣不存。而違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
嗚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

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牛則不忍其觶觶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視聽言動。察其心之果能禮乎。出門使民。察其心之果能敬乎。造次顛沛。察其心之果能仁乎。立而在輿。察其心之果能忠信。果能篤敬乎。察之者。所以防之也。防而制之。以養其中。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偏廢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惟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

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為

利也。此蓋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卽性也。性卽中也。中卽一也。一太極也。太極者。心極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之。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為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為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能離妄心。方名真心。不離妄心。不名真心。以有妄心。謂之妄人。妄人也者。離聖以為妄也。以有真心。謂之聖人。聖人也者。離妄以為聖也。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為也。思則憧憧矣。為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

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三皇以其心之聖。而皇也。五帝以其
心之聖。而帝也。三王以其心之聖。而王也。

林子曰。堯授舜也。舜授禹也。湯放桀也。武王
伐紂也。伊尹放太甲也。周公誅管蔡也。此數
聖人者。豈非其心之能權乎。心之能權。心之
聖人也。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
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
心之聖之神矣。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卽湯武之放伐。蓋所以
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
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槩可
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
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
奉天也。以此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而

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為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楊子求義於義。而不知求義於心也。墨子求仁於仁。而不知求仁於心也。孝已求孝於孝。而不知求孝於心也。尾生求信於信。而不知求信於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其心而義也。故義為盡義。以其心而仁也。故仁為至仁。以其心而孝也。故孝為大孝。以其心而信也。故信為止信。林子曰。心必聖而義矣。心必聖而仁矣。心必聖而孝矣。心必聖而信矣。

心學
林子曰。真心自能義。而或有不義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仁。而或有不仁者。妄心也。真心自能孝。而或有不孝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信。而或有不信者。妄心也。

或問妄心非心歟。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无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林子曰。妄心者。人之所本無之心也。真心者。人之所本有之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心養心。以人治人。不過去其所本無。以復其所本有者。而非他也。

林子曰。真心者。誠也。黃帝無為也。舜無為也。故曰誠無為。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故曰誠則無事矣。

大學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豈其有闕文邪。林子曰。其文備矣。明德親民之本。於至善者。知本也。由知止而定。靜安慮者。知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知本也。正心由於誠意。誠意由於致知。致知

由於格物者。知本也。然聖人之學。知止者也。不交於物。而無物可格者。書之所謂安汝止者是也。學者之學。格物者也。必格其物。而後止。可止者。書之所謂欽厥止者是也。知本而謂之此者。通一章而言之也。知至而謂之此者。專格物而言之也。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既交於物。為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初。而為學者作聖之功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為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即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見君子而後厭然者。羞惡之心也。以

無所不至之小人。而猶有羞惡之心如此。不謂心之聖人之一明驗邪。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形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聖人心。凡民之心。而克其心以成聖也。故謂之聖人。凡民心。聖人之心。而特其心以入凡也。故謂之凡民。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類之心者哉。

林子曰。心在乎人之中者。中也。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一也。

林子曰。心也者。密也。放之則彌六合焉。心也者。我也。而萬物皆備焉。

林子曰。仲尼顏子樂處者。心也。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

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

林子曰。天子有天下者。以其心乎天下也。故能覆載乎天下。諸侯有其國者。以其心乎其國也。故能覆載乎其國。大夫有其家者。以其心乎其家也。故能覆載乎其家。

林子曰。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者也。聖人之心。心乎萬世者也。惟其心乎天下。故能覆載乎天下。惟其心乎萬世。故能覆載乎萬世。

林子曰。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人異矣。而其心則不異也。天其有心乎。曰。有天無心。則不能清。地其有心乎。曰。有地無心。則不能寧。故天地也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

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心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心也。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下。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林子曰。上天下地。以清以寧。聖人之心。為能出入造化也。先聖後聖。不謬不惑。聖人之心。為能進退古今也。華夏蠻貊。率俾鳥獸魚鱉。咸若。聖人之心。為能表裏人物也。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為已也。若與人為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為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為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心學卷之三
五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赤子之心也。奚假人為。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心之本體者。聖人也。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為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蔽乎其心。則喪其所以為心矣。喪其所以為心。則喪其所以為聖人矣。此作聖之功不可無也。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真心既復。又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者也。

林子曰。德性不可不尊也。而其所以尊德性者。則由於問學也。問也者。問此心法。以尊此

德性也。學也者。學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此親師取友之道。不可廢也。若或耻於親師。不能取友。而馳其心於用子。而自以為得者。是自欺也。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心法以為學。則其所學者。非德性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心法以為問。則其所問者。非德性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古人有言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唐虞以上。未有所謂用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用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歟。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雖日玩索。竟亦何為。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三綱五常。不

可不振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故心法也者。所以振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為也。將以此而為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歟。抑將以此而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益浪遊食者流也。縱與之言。必不見信。縱或信之。亦不能行。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林子曰。中也者。真心也。而執中心法也。一也者。真心也。而主一心法也。至善也者。真心也。而止於至善。心法也。况能察而識之。擴而充之。則未有不復其心之聖人。而為聖人也。林子曰。德性之知者。心知也。若不知有所謂心法。而馳其心於外焉。則是人也。未有不矜

其冊子之緒談而自以為知也。冊子曰。人性皆善。而是人也。亦曰。人性皆善。冊子曰。求其放心。而是人也。亦曰。求其放心。至於所謂一。所謂中。所謂誠。與敬者。皆冊子之緒談也。又至於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陰陽五行者。皆冊子之緒談也。如此見解。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有志者其試思之。

或曰。六經非冊子歟。林子曰。冊子莫大於六經。六經亦冊子也。而孔門心法存乎其間矣。故誦六經者。非徒誦其辭章焉已也。蓋必求其所謂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為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耻學於人焉。不可也。如無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

聖人也。則亦已矣。如有慙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而猶然耻問於人。耻學於人焉。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鬪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為己之見。以人之聞為己之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為孟子自得之學哉。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爾。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

聖人也。信吾心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美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博厚也。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矣。而未有為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天地也。則必思所以同乎天地也。而博厚高明之本體在我矣。信吾心之一聖人也。則必思所以造乎聖人也。而美大聖神之極功在我矣。不知則未有能信者也。知之而不信者何邪。不信則未有能為者也。信之而不為者何邪。林子曰。達之所以相天下者。周公此心也。吾心一周公也。吾復吾心之周公。是亦周公也已矣。窮之所以師萬世者。孔子此心也。吾心一孔子也。吾復吾心之孔子。是亦孔子也已矣。夫周公孔子。天下後世所望而震者也。而子何言之之易也。林子曰。孟子曰。吾何畏彼哉。又曰。有為者亦若是。使孟子之言而是也。

則余之言是也。而世人之信孟子者亦是也。使孟子之言而非也。則余之言非也。而世人之信孟子者亦非也。但世人未有能信孟子者也。信孟子也者。信吾心之聖人也。若不信吾心之聖人。而徒信孟子之言。雖謂之不信孟子可也。

魯論發語。則曰學而時習之。最後一句。則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夫所謂命者。非以其貴賤貧富壽夭之定於天乎。故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人而不善也。亦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此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君子之所患者。患其不能學。患其不能聖人也。聖人也者。心也。我也。學之而復其心之聖人焉。求在我者也。若夫富貴貧

心聖教言
三
賤壽夭者適也。君子則無所用其心矣。而亦何患之有哉。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則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而壽焉。則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為貴。不為賤為賤。不以富為富。不以貧為貧。不以壽為壽。不以夭為夭。而有出於貴賤貧富壽夭之外者。心之聖人也。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何以謂之狂也。何以念之。卽能聖邪。林子曰。念也者。念也。念天之所以命乎我。而我之所以成其性者。一聖人也。苟知所以念之。則必知所以作之。作之不已。是亦聖人也。然聖人也者。人與聖人異矣。而其心之聖人。未始異也。但人則不知所以念之。不知所以念之。則不知所以作之。雖不為惡。亦不能善。無所短長於時。故謂之鄉人也。是亦草木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為草為木焉。是則可憂也。顧乃不之憂。而

必欲為草為木為鄉人也。何歟。又况蕩其狂於聲色貨利之間。功名富貴之際。不復顧畏。無所用耻。故謂之狂人也。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為禽為獸焉。至大垢也。顧乃不之垢。而必欲為禽為獸為狂人也。何歟。誠可謂失其本心。而為下愚之不移者矣。諸生其痛戒之。

獻策嘗有疑於輪迴之旨。而問於

先生曰。有諸。

先生曰。有之。但輪迴之說。非以其身之生死。實以其心之生死也。故有虎狼之性者。身

雖人。而心虎狼也。有狗彘之行。而身雖人。而心狗彘也。若能率其人道之常。而無違

焉。方名為人。奉其天道之大。而無私焉。乃

名天人。天人也者。與天為徒。天之人者。聖

人也。然則地獄之說。果可信歟。惡亦不可為

先生曰。使地獄之說。果可信焉。惡亦不可為

也。使地獄之說。果不可信焉。惡亦不可為

也。然余之所為地獄之說。則異於是。族誅

殊死。地獄之大也。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及

至桎梏縲紲之中。亦莫非地獄之義也。故

曰。明則有典刑。又曰。為不善於明者。人得

而誅之。此尤為切近之災。比之既死之後。

又何其至顯而甚速耶。若其人果能知所

警惕。而不敢動於惡。而善焉。不謂之克念

而何。既克念矣。必不至於為草為木。而為

鄉人也。又况所謂為禽為獸。而為狂人邪。

由此而念念不已焉。是亦作聖之階也。大

先生之教甚大且遠。要其歸則三者盡之矣。心身性命之要道也。三綱五常之至德也。士農工商之常業也。故群儒道釋以歸儒宗。孔而一之者。夏也。直指此心之本體。而倡天下萬世以聖人者。心聖也。敬紀先生數言以為訓釋。且及先生立教之大。亦以當一小跋云。門人劉獻策百拜謹識。

林子

欲仁篇

陳生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二三子道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况曰未始仁乎。而所謂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餘之所謂未始仁者乎。既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餘之所謂仁

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爲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卽在我矣。

林子曰。人之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亡。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爲也哉。故學道之士。必當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

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借假而修其真耶。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也。故仁也者。仁也。而爲人之真者。仁也。仁則可與天地相爲存亡矣。然人生如寄。卽有百年。特旦暮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爲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義。而有不死者存焉。若夫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勇士之勇。抑豈其能知仁耶。蓋亦知此身是假之。不可以久生也。卽以死爲歸者。以有此忠孝與勇之名爾。柯生問。幸免之義。林子曰。今我先以果實之

仁而設言之。譬之已蠹之仁。而自矜其味之甘美矣。而爾以爲甘美之味能久存乎。故與其自矜乎甘美之味。而孰若自全其生生之仁。生生之仁。萬古而不息矣。然我此身之重。豈曰果實之甘美耶。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其所養。豈特尺寸之膚哉。故身可存也。仁可成也。二者得兼。豈非君子之至願耶。至於不得已之時。臨患難之際。存其身可也。而不能不害乎仁。成其仁可也。而不能不殺其身。於此二者而權其輕重焉。故寧殺身以成仁。毋寧害仁以存身。孔子所謂顛沛必於是也。至於微服過宋。而又能以身爲重者。如此。故比干之死。以其可以死而死之。死之以成仁也。微子之去。以其可以無死而不死之。不死之以成仁也。不爲萬古之一大公案耶。然死非難也。死而能成其仁之爲難也。而召忽之諒。豈非其不知果實之甘美。而反不仁其身與。柯生問曰。比干之死。豈曰能仁其身。

耶。林子曰。剗心之際。而身中之仁。其不萬古而久生耶。故殺其身矣。而有以仁乎其身可也。殺其身矣。而反有以不仁乎其身不可也。然而殺其身矣。而何以仁我之身乎。蓋成我之仁。乃所以仁我之身也。夕死之際。萬古不滅。

林子曰。聖人不死者。心長生者仁。

林子曰。心與仁一也。自其統體者言之。謂之心。自其生意者言之。謂之仁。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石中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者。性萌而心生也。

劉生問。不生不滅。林子曰。火在石中。則未始生也。而石中之火得而滅乎。然而心即火也。有生則有滅。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也。火炎則反焚其石矣。性萌而心生也。心熾則反滅其性矣。

蘇生問曰。生意之謂仁者。何謂也。林子曰。果

實之屬。生意全在於仁也。又問心之生意之
謂仁矣。而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何
也。林子曰。今亦以果實之仁言之。仁之種於
地也。而芽而樹。生生不息。而其仁之可以爲
種子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者。皆由此樹地種
子之仁而生焉。宋儒有言曰。月落萬川。處處
皆圓。夫萬川之月。皆由此一月而圓如此。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謂之天上之月。
樹地之仁乎。而釋氏所謂阿彌陀佛者。亦猶
是也。然而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林子曰。阿
者無也。彌者滿也。陀者光也。蓋言無處不充
滿。無處不光亮。譬之月焉。而川川皆其月也。
譬言之仁焉。而顆顆皆其仁也。而其所謂佛者
何義也。蓋言佛者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若待安排。若
待擬議。便不名覺。便不是佛。而所謂阿彌陀
佛之義。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乎。
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林子曰。

孔子之所謂中心者。非吾身之河洛乎。林生問曰。夫洛書則用九而實其中矣。而實中之五位則曰皇極者。是乃孔子之所謂安仁之仁者是也。然而河圖用八而虛其中也。則又何義焉。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者。其仁乎。而河圖之虛其中者。其未始仁乎。林生又問曰。河圖八卦矣。而重之以六十有四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未始仁者。而仁之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未始仁也者。本體之太虛者。無極也。然而洛書九疇矣。而重之以八十有一者。又何也。林子曰。此自其仁者。而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仁也者。本體之始萌者。太極也。林生曰。洛書之實其中而仁。河圖之虛其中而未始仁。而聖人何不自其本根而明言之。而惟推而演之。枝之葉之者。何也。林子曰。夫仁固孔子之所罕言矣。而况曰未始仁乎。故曰仁。曰未始仁者。可與上智者道也。而枝而葉。乃因人之所易明者。而使之由爾。故余

之爲教也。豈其而枝而葉而使由哉。而其所可與言者。立本未也。而必申之以入門。而仁之。而洛書之矣。入門未也。而必終之以極則。而未始仁之。而河圖之矣。

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士。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聞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焉。余於是而知。傾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魯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人。而枝之。而葉之。而使由之。可也。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知之耶。

鄭生曰。河圖而八卦之。而重之以六十有四。洛書而九疇之。而重之以八十有一。列之以圖。紀之以文。不旣明乎。而宋元之季。而圖河圖洛書者。何其紛如也。而使聖人之道。卒晦而不明者。何爲也哉。林子曰。必也其仁乎。我而仁矣。我卽在大禹之先。而其洛書也。亦可

係而九疇之矣。必也其未始仁乎。我而未始仁矣。我卽在伏羲之先。而其河圖也。亦可得而八卦之矣。故不知吾身之河圖。而言八卦。不知吾身之洛書。而言九疇。則余不能知之矣。

詹生問曰。夫河圖乾坤矣。而洛書則只言五行者。何也。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無極也。無極一太虛也。洛書之實其中者。太極也。太極而天地也。此其演也。則亦有不同矣。余嘗謂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先天而天弗違。而乾坤在其中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後天而奉天時。而五行不能外矣。

林子曰。古先聖人。蓋直欲以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者。以示人已爾。至於河圖圖矣。洛書書矣。殆非聖人之得已也。而况曰八卦而六十有四乎。九疇而八十有一乎。而又列之以圖。而又紀之以文。蓋真非古先聖人之初

心。而每以爲枝葉之旣繁。而支離之益甚矣。後世之人。猶然不知求之自己。而所謂河圖之未始仁。所謂洛書之仁者。顧乃徒索之於其圖。考之於其文。而枝之。而葉之。而使聖人之所以示天下萬世者。益以晦矣。豈不悲哉。伍生問曰。洛書之實其中者。不曰心。而曰仁。何也。林子曰。仁。人心也。天地之心也。心之生意之謂仁。卽心而卽仁也。若河圖則無其心矣。夫惟其無心也。故曰未始仁。故能知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則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也。能知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則能心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而太虛之體。得而體之乎。體之而無所於體。然後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矣。天地之心。得而心之乎。心之而無所於心。然後能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而八卦而六十有四。而九疇。而八十有一。皆其枝葉。以與不可使知者道。以寄此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而不亡爾。

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真一之一。夫一豈有不同歟。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真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真一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

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

由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爲是爾。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旣曰天地之仁矣。而又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育。天地其能位乎。要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